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八十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五

晉

孝武皇帝

隆安三年燕長樂元年秦宏始元年凉王呂纂咸寧元年北凉天璽元年 春三月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

魏主珪分尚書三十六曹胡三省注後漢光武帝分尚書為六曹晉武帝增置三十五曹至後魏又增為三十六曹 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

大人主之八部擬八座謂之八國 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字榮仁中山盧奴人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追尊所生母陳氏為德皇太后

夏四月以會稽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諷朝廷解道子揚州以授元顯道子醒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會稽人）為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燕除公侯金帛贖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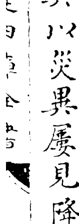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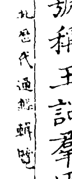
燕主盛十日一決獄不加考掠多得其情下詔曰法例律（晉初改舊律為刑名法例此蓋言法例所載之律也）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蓋不足以懲惡而利于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

令立功以自贖

南凉王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徙治西平注見前

南燕王德陷廣固注見前遂都之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衆依南燕王德已而廣自稱秦王南燕所屬多去附廣德乃留魯王和守滑臺自帥衆討廣斬之和長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魏德欲還攻滑臺與其下謀之韓範曰嚮也魏為客吾為主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潘聰曰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

山河之固廣固城地形阻峻若得其地以為根本然後閉關養鋭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内也德乃引師而南進據琅邪徐兖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幽州刺史辟閭渾守廣固其下多出降渾懼奔魏德追斬之遂定都廣固先是燕蘭汗之亂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表為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大喜曰朕得青州不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封孚守處道渤海蓨人

辟閭複姓

秦主興降號稱王

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詔羣臣卿士將牧守宰各

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有政績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冬十月秦陷洛陽

秦冠洛陽河南太守辛恭靖隴西狄道人固守百餘日秦兵拔洛陽獲之恭靖見秦王興不拜曰吾不為羌賊臣興囚之于是淮漢以北多降于秦恭靖被囚三年逃歸江東病卒

孫恩冠陷會稽殺内史王凝之羲之之子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稽太守

奸民左道惑衆在政治清明之時不過徇射利之媒其技易窮亦易敗露若亂世則直用號召倡亂矣守官者轉去武備而信妖邪自貽伊戚其愚固不足惜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胡三省注有罪沒為官奴凡公卿之役及士人子孫占蔭以為客戶是謂免奴為客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殺內史王凝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官屬請討之凝之曰我已借鬼兵守諸要津不足憂也恩遂陷會稽殺凝之于是八郡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東陽新安之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中衆數十萬恩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表會稽王道子及元顯之罪請誅之于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

然以義之而有是子又世奉邪道宜非清談高尚害人之深哉

新洲擊蛇全類漢高芒碭事蓋裕自託炎劉苗裔久驚草澤英

鋮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討之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擊斬義興吳郡羣盜與牢之轉鬬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注見前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字德輿小字寄奴漢楚元王交之後僑居京口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屨為業好摴蒱為鄉閭所賤嘗伐荻新洲遇大蛇擊傷之明日復至洲見有童兒搗藥裕問何為答曰吾王為劉寄奴所傷裕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皆散新洲胡三省注在京口西大江中至是牢之引參軍事使

雄之志故設為神奇以聳動庸愚耳

裕瀕危奮勇隻身迎賊多所殺傷益以敬宣之兵何難殄滅乃官軍競取寶物子女致縱賊乘

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于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胡三省曰劉裕事始此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于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朝廷憂恩復至以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戍海浦明年夏恩復寇會稽謝琰出戰兵敗為帳下所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兵討之不克已而恩為劉牢

問逃賜敵宣馭下無紀國無可辭咎然所云以一人驅敵千亦失之誇矣

之所破便走入海　海浦自龕山東至定海皆是臨海吳郡今浙江台州府是

以會稽世子元顯録尚書事

時謂道子為東録元顯為西録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可張羅元顯所親信率皆佞諛諷禮官立議公卿以下見者皆拜時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桓元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殷仲堪恐桓元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為援佺期屢

桓元忠存不執所憚惟殷楊二人當時執政者轉欲搆使乖離是何肺腑佺期受代之後勢已不支復為仲堪所紿憤激致敗良堪憫惻若仲堪畏首畏尾優柔僨事共死不足惜也

欲攻元仲堪每止之元恐終為殷楊所滅乃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搆使乖離乃加元都督荆州四郡軍事又以元兄偉代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欲與仲堪共襲元仲堪多疑少決苦禁止之是歲荆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元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聲言救洛先遣兵襲取巴陵積穀食之仲堪遣楊廣等拒之皆為所敗江陵乏食以胡麻廩軍急名佺期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可來相就共守

襄陽仲堪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帥步騎八千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之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兄廣共擊元大敗單騎奔還仲堪亦奔鄼城元遣將軍馮該追獲皆殺之初仲堪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于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及仲堪敗走文武無送者惟企生從之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抱之甚急遂不得去及元至荊州人士無不詣元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元遣人收之問欲何言企生曰乞一弟以養老母元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涼王光卒太子紹（字承業）嗣庶兄纂弒而代之

光疾甚立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以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宏爲司徒（光謂紹曰吾沒之後汝委重二兄庶幾可濟毋內相猜忌也又謂纂宏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及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纂不許宏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宜為社稷計纂宏于是夜帥兵入宮紹自殺纂乃即天王位以宏為大都督録尚書事（已而宏作亂纂殺之）

庚子四年南燕建平元年南凉王利鹿孤建和元年西凉公李暠庚子元年是歲西秦降秦舊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凉南凉北凉南燕新小國一西凉凡八僣國春三月詔桓元都督荆江八州軍事荆江州刺史

元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詔以元都督荆司等七州軍事領荆州刺史元復求江州乃加督八州領二州刺史元輙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

夏六月庚辰朔日食

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

秦擊西秦西秦王乾歸戰敗奔南涼遂降秦

秦遣姚碩德伐西秦入自南安峽（在鞏昌府安定縣南）西秦王乾歸使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絶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自將輕騎迎戰敗走其衆皆降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將復西走與諸豪帥大哭而别遂乞降于南涼南涼王利鹿孤待以上賓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或以白利鹿孤乾歸懼為所殺遂奔于秦（秦封乾歸為歸義侯明年春復使乾歸還）

鎮苑川

九月地震

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

北涼敦煌太守李暠字元盛隴西郡成紀人自稱涼公是為西涼

初北涼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暠為效穀漢縣後周省故城在今安西府敦煌縣令敏卒治中索仙敦煌人等以暠温毅有恵政推為敦煌太守請于段業業因授之至是晉昌晉郡今安西府是太守唐瑶叛移檄六郡推

暠為沙州刺史涼公暠遣宋繇（字體業敦煌人）東伐涼興（前涼郡後周為縣故城在今安西府淵泉縣）并擊玉門以西諸城皆下之（初涼太常郭麘善天文術數常與李暠宋繇同宿麘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騍馬生白額駒此其時矣及索仙等推暠暠初難之會繇至謂暠曰忘郭麘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麘先叛涼與兵為呂纂所破後歸姚興將奔晉追者殺之　郭麘西平人麘如昆反騍馬牝馬也騍音課）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天津（晉書天文志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曰天漢）會稽世子元顯解錄尚書事

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事

道子父子漸惡實為末晉厲階而元顯驕恣不法卽道子亦為所凌其罪更浮于父也

㸃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問道子曰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士語耶元顯出謂其徒曰㸃間我父子㸃懼自殺

魏置僊人博士

魏儀曹郎董謐獻服餌僊經珪置僊人博士立僊坊煑煉百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

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

辛丑五年燕王慕容熙光始元年涼王呂隆神鼎元年北涼王沮渠蒙遜永安元年春二月涼呂超弒其君纂而立其兄隆超隆皆光從子

超擅擊鮮卑思盤纂命超及思盤入朝超懼深自結于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謂超與隆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然實無意殺之也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宴于内殿超兄隆數勸纂酒纂醉超取劒擊殺之讓位于隆隆遂即天王位以超都督中外録尚書事纂后楊氏將出宫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后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

旦夕死人安用寶爲超又問玉璽所在后曰已毀之久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人賣女于氏以圖富貴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遂自殺桓奔河西

夏五月北涼沮渠蒙遜弑其君業

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畧蒙遜亦深自晦匿張掖太守馬權素爲業所親重蒙遜譖而殺之乃謂其兄男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向所憚者馬權今權已死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人親信我圖之不祥蒙遜乃陰使人告男成謀反業遂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

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衆不從故誣臣反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然後使臣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怨蒙遜因帥衆陽言爲男成報仇入張掖業被殺蒙遜自稱張掖公亦號北涼

六月孫恩寇丹徒漢縣今爲江南鎮江府治劉裕擊破之

先是劉裕戍句章注見前袁山松喬之孫築滬瀆在江南松江府上海縣東北吳郡記松江東瀉海曰滬海亦謂之滬瀆壘以備恩已而恩寇句章攻海鹽漢縣後漢時淪爲當湖晉徙置于吳禦城今縣是也屬浙江嘉興府裕隨而

拒之海鹽城中兵少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進趣滬瀆裕追之不利引歸恩遂陷滬瀆殺山松至是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内外戒嚴劉牢之使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守軍莫有鬬志恩率衆鼓譟登蒜山在鎮江府城西江岸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衆復整兵向京師譙王尚之帥精鋭馳至恩樓船

高大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聞尚之在建康牢之至新洲乃浮海北走郁洲即鬱洲洲上有島曰鬱林山在江南海州東北海中其別將攻陷廣陵朝廷以裕為下邳太守討破恩于郁洲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隨擊屢破之

秋八月燕段璣弒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殺之

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宗親勳舊人不自保前將軍段璣段太后兄之子等夜于禁中作亂盛

帥左右出戰被傷而卒中壘將軍慕容拔白太后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平原公元字道光寶第四子而河間公熙字道文垂少子素得幸于丁氏乃廢太子定迎熙入宮即天王位捕璣等夷三族元定皆賜死後熙納苻謨二女有寵丁氏怨恚謀廢熙熙逼丁氏令自殺

九月秦圍涼涼王隆遣使降秦

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魏安寰宇記魏安城在昌松縣東本漢揟次縣後為魏安隋省揟次音蒲環昌松注見前人焦朗遣人說

秦伐之于是秦主興使隴西公姚碩德帥師濟河徑趨姑臧隆遣呂超逆戰大敗隆嬰城固守碩德圍之累月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持久之計超言于隆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當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政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保全宗族隆乃遣使請降于秦碩德表隆涼州刺史秦師既還呂超攻焦朗于魏安朗請救于南涼利鹿孤遣將軍傉檀赴之比至超已退傉檀乃與朗連和尋擊取之

冬十一月桓元表桓偉鎮夏口刁暢鎮襄陽

桓元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遣其將馮該戍湓口元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于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食盡故去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佳勝直是不能信用之耳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曰元始得荊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為前鋒而以大軍繼進元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結于元顯請為內應元顯喜遣法順至京口謀于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曰觀牢之顏色必貳于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于是大治水軍謀討元

壬寅元興元年南涼王禿髮伴檀宏昌元年春正月以尚書令元顯為

征討大都督加黄鉞討桓元

下詔罪狀桓元以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加黄鉞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張法順言于元顯曰桓謙字敬祖冲次子兄弟謂謙弟修修字承祖每為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二若不受命當逆為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元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冲有遺恵于荆土乃除謙荆州刺史以結西人之

心

柔然據漠北自稱可汗胡三省曰柔然為魏患自此始

初魏主珪立慕容氏故燕主寶之季女為后魏故事將立后鑄金人以卜之慕容氏所鑄成遂立為后

已復遣賀狄干北部大人獻馬求昏于秦秦王興聞魏先已立后遂留狄干而絕其昏由是魏與秦有隙攻其屬國沒奕干諸部柔然社崙方睦于秦遣將救之大敗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于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

鮮南臨大漢傍側小國咸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束以千人為軍軍有將以百人為幢幢有帥戰攻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殺之

桓元舉兵反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元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粰扶牛反穀皮也橡似兩反栩實也給士卒元謂朝廷多虞必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及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字敬祖宛句人曰明公威振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

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為延敵入境自取窮蹙乎元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

元兵至姑孰三月劉牢之叛附于元元顯軍潰元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自殺

桓元發江陵至歷陽庾楷謀泄元囚之譙王尚之衆潰被執司馬休之敗走劉

劉牢之欲收鷸蚌之利其計譎矣豈知元顯既除劉元戚柄獨操牢之亦入其掌握平至黨惡滅身寧非自取

法順勸令牢之殺桓謙兄弟以

牢之素惡元顯又慮功高不為所容自恃材武擁強兵欲假元以持執政復伺元隙而自取之參軍劉裕請擊元牢之不許元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牢之遂與元通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又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元如反覆手但平元之後令我奈驃騎何遂遣敬宣詣元請降元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覺也元顯將發聞元已至新亭棄船退軍越二日元至南桁元顯欲

示無二未為失算而元顯不用其謀反致牢之降元如虎傅翼南桁之敗自取滅亡乃謂為法順所誤是直童昏無識雖死不悟者也

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奔潰元顯走入東府元遣從事收縛數之元顯曰為法順所誤耳元入京師稱詔解嚴自為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録尚書事揚州牧復讓丞相而為太尉以桓偉為荆州刺史桓脩為徐兖刺史桓石生為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陽尹王謐字稚遠導之孫為中書令徙會稽王道子于安成郡吳置治平都故城在今江西吉安府安福縣斬元顯尚之庾楷張法順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

我兵禍其至矣敬宣勸牢之襲元牢之猶豫告劉裕曰今當北至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可得至邪裕當返服還京口耳退謂何無忌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元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

于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

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元尋辭錄尚書事出屯姑孰大事皆就諮焉小事則決于桓謙及卞範之元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王道子至安成林承元旨酖殺之

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死元以恩黨盧循字子先諶之曾孫為永嘉晉郡今浙江溫州府是太守

孫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循素有才藝少時沙門惠遠常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桓元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南涼王利鹿孤卒弟傉檀立

始稱凉王徙樂都初思復鞬愛重傉檀謂諸子曰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于弟

三吳大饑

三吳大饑戶口減半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懐金玉閉門餓死

秦王興攻魏敗績其將姚平死之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魏主珪遣長孫肥代人為前鋒亦自將大軍繼後

平為肥所敗結壘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來救珪帥步騎逆戰于蒙阬（在今平陽府曲沃縣北）之南興退走平悉衆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衆二萬餘人皆斂手就擒興力不能救舉軍慟哭數遣使求和于魏珪不許

將軍司馬休之（字季預尚之之弟）劉敬宣高雅之奔南燕

元殺吳興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劉襲等皆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

據山陽晉縣今為江南淮安府治欲起兵攻元不克遂奔南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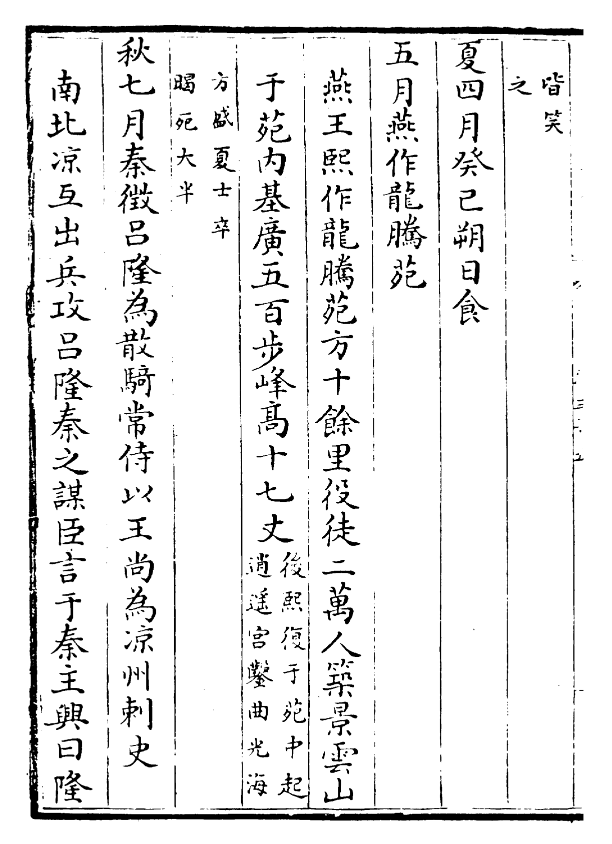
癸卯二年是歲凉亡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南凉北凉西凉南燕凡七僭國春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冦東陽晉郡治長山今浙江金華府治所屬之金華縣是建武將軍

劉裕擊破之

道覆循之姊夫也

桓元自為大將軍

元上表請帥諸軍平關洛而諷朝廷不許乃云奉詔故止元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對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


皆笑之
夏四月癸己朔日食
五月燕作龍騰苑
燕王熈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于苑内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後熈復于苑中起逍遥宫鑿曲光海方盛夏士卒暍死大半
秋七月秦徵吕隆為散騎常侍以王尚為凉州刺史
南北凉互出兵攻吕隆秦之謀臣言于秦王興曰隆

今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為吾有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徵呂超入侍遣齊難等帥兵迎隆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鎮姑臧徙隆宗族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超為安定守後涼自呂光據姑臧至隆亡凡四主合十九年

九月桓元自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殷仲文覬之弟卞範之勸元早受禪朝廷冊命元為相國總百揆封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

劉裕曰楚王勲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劉裕曰楚王勲德葢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

南燕講武城西

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元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韓範亦上疏曰晉室衰亂戎馬單弱重以桓元悖逆上下離心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滅桓元更脩德政則無望矣備德因講武城西公卿皆以元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冬十二月桓元稱皇帝廢帝為平固晉縣隋省故城在今江西贑州府興

國縣

王遷于尋陽

元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因使百僚集賀為已受命之符注見前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為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元性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蒱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至是卞範之為禪詔逼帝書之遣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帝出居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進元築壇于九井山在太平府當塗縣北即帝位改元永始

封帝為平固王遷于尋陽元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元大悦元以其祖曩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獨納桓溫神主于太廟卞承之曰宗廟之祭上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元性苛細好自矜伐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綱紀不治奏案停積朝野騷然思亂者衆

益州刺史毛璩字叔璉寶之孫起兵討桓元元遣使加璩左將軍璩不受命傳檄列元罪狀進屯

白帝

甲辰三年 魏天賜元年 春二月劉裕起兵京口討桓元元使弟謙拒之

劉裕從徐兗刺史桓脩入朝元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葢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慇勤贈賜甚厚元妻劉氏謂元曰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元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議之耳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邁字伯

草下邳人弟毅字希樂家于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為失道雖強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荅還以告裕平昌孟昶自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之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于是裕毅無忌昶及裕弟道規字道則諸葛長民琅邪陽郡人等相與合謀起兵時桓宏鎮廣陵刁逵鎮歷陽道規為宏參軍昶為主簿裕使毅就道規昶共圖宏據廣陵長民為逵參軍裕使長民就毅逵據歷陽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

桓宏脩之弟刁逵協之孫東海呂母王莽時人事具前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脩以徇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劉穆之東莞莒人字道和道民其小字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讙譟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返室壞布裳為袴往見裕裕見穆之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畧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

于坐署主簿是日孟昶在廣陵亦勸桓宏出獵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為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元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元曰不如屯大衆于覆舟山在江寧府上元縣東北元和志鍾山西足也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敗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元憂懼特甚或

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 元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三月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大破之元出走裕立留臺于石頭

三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于江乘注見前斬之至羅落橋在上元縣東北建康志下有羅落浦入于大江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又斬之元使桓謙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合衆二萬明日裕衆食畢悉棄餘糧數道並前裕與劉毅身

先士卒進突其陳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火謙等大潰元先已潛使殷仲文具舟至是遂將其子昇鞭馬趣石頭浮江南走經日不食悲不自勝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造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元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元宗族在建康者使臧熹東莞人燾之弟入宮收圖籍器物封閉府庫元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中領揚州刺史録尚書事裕初名位微薄唯謐獨奇貴之元受禪時謐親解帝

謐罪萬無可貸裕乃以舊恩保全之是當其討逆時逆萌已見惡竊之奸尋至而逆興雖有智者亦將無如之何而況尚時君庸而臣奸哉

璽綬授元及元敗衆謂謐宜伏誅裕以舊恩特保全之謐推裕為都督八州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瑯琊內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宋書州郡志南梁太守永初郡國有義昌胡三省曰蓋晉末置郡宋初廢為縣也南梁晉僑郡治壽陽太守諸大處分皆委于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肅然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逵執之檻車送桓元未至而元敗逵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逵亦棄城走其下執以送裕斬于石頭豫州晉南渡後僑

桓元一經敗㓜百事俱廢乃于倉皇奔竄中猶以罪思著述為事所謂欲蓋彌彰視六藝文奸者又豚犢矣

置于歷陽

元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帥兵追之

元在道自作起居注叙討劉裕經畧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專思著述不暇與羣下議事已而元扶帝入江陵恐威令不行更增峻刑罰衆益離怨荆江諸郡聞元播越有上表問起居者元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

劉裕推武陵王遵字茂遠威王晞子承制行事

裕稱受密詔以遵承制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稱

制教稱命

劉敬宣司馬休之自南燕來歸

劉敬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帥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為主謀泄南走南燕人追殺雅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元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吳昆陵郡晉更名今江南常州府是太守休之為荆州刺史敬宣尋為江州刺史

夏四月何無忌等及元兵戰于桑落洲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東北

大破之

桓元遣庾稚祖何澹之等守溢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澹之等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今寡衆不敵戰無全勝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遂攻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軍驚擾官軍亦以為然乘勝大破之遂克溢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

師

元挾帝東下五月劉毅等及元戰于崢嶸洲在湖北武昌府武昌縣東北一名得勝洲大破之元復挾帝入江陵寧州督護馮遷擊元誅之帝復位

桓元收集荊州兵有衆二萬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使徐放說劉裕等散甲裕等不聽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帥衆自尋陽西上與元遇于崢嶸洲道規麾衆先進毅等從之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大潰元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

何皇后穆帝后及王皇后帝之后于巴陵殷仲文因叛元奉二后還建康元與帝入江陵欲奔漢中而人情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奔敗荊州别駕王康産奉帝入南郡府舍校尉毛脩之字敬文璩之弟子誘元入蜀元從之會毛璩弟寧州刺史璠卒官璩使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其喪遇元于枚回洲在荊州府江陵縣西南迎擊之督護馮遷漢嘉人抽刀而前元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

之賊耳遂斬之乘輿反正于江陵以脩之為驃騎將軍大赦奉神主于太廟毅等傳送元首梟于大桁

閏月桓振襲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

毅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元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桓謙及振竄匿復出聚衆襲江陵陷之殺王康産振見帝于宮欲行弑逆謙苦禁之乃拜而出為元舉哀追謚謙帥羣臣奉璽綬于帝侍御左右皆振腹心何無忌劉道規進攻謙于馬頭城名在荆州府公安

縣東水經注江津戍南對馬頭岸即此破之無忌直趨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于靈溪在荊州府江陵縣西無忌等大敗退還尋陽

秋七月永安皇后何氏崩

九月魏改官制

魏主置六謁官其秩五品準古六卿臨昭陽殿親加銓擇列爵四等曰王公侯子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子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前世職次皆無

從品魏制自第一至第九皆有之文官材能異秀武官堪為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于其中擢補之其官多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為凫鴨取其飛之速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冬十一月魏命宗室州郡各置師

魏主命宗室置宗師八國即八部見前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材行如魏晉中正之職

燕王熙與其后苻氏苻謨幼女遊白鹿山在今喀喇沁右翼西北水經注石城川水北屈逕白鹿山西即此今蒙古名是山為布虎圖

熙事有無固不足論然椽史家所稱白鹿山其地並非荒漠絕遠何至為虎狼所害及凍死五千餘人蓋記載者意在已甚其辭豈暇復按事理子輿氏所以有不如無書之歎

是行士卒為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熙為苻氏起承華殿負土北門與穀同價苻氏嘗季夏思凍魚熙下有司切責不得斬之

乙巳義熙元年南燕主慕容超太上元年西涼建初元年春正月劉毅等入江陵桓振亡走謙奔秦

先是劉毅等進克巴陵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至是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荊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會南陽太守魯宗之字彥仁扶風郿人起兵襲襄陽桓蔚南走宗之進屯紀南注見前振留

桓謙馮該守江陵而自引兵與宗之戰毅等擊破該于豫章口（在江陵縣東南水經江水又東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振還知城已陷其衆皆潰乃逃于溳川（亦曰鄖川在湖北德安府安陸縣）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冲盡忠王室特宥其孫胤徙新安）以魯宗之為雍州（東晉僑置雍州于襄陽）刺史毛璩為征西將軍督梁益等五州弟瑾為梁秦刺史瑗為寧州刺史桓謙何澹之等皆奔秦（既而桓振復襲江陵將軍劉懷肅與戰誅之　劉懷肅彭

城人

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

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帥羣臣及沙門聽講又命羅什繙譯西域經論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西涼公暠遣使来上表

西涼公暠自稱大將軍領秦涼二州牧遣黄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

二月帝東還

留臺備法駕迎帝于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

益州參軍譙縱巴西南充人殺其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

先是毛璩遣兵攻梁州誅元所署刺史桓希已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瑗出外水蜀有内水外水内水即涪江亦曰内江外水即岷江亦曰蜀江水經注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内水左則蜀外水是也參軍譙縱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逼

縱爲主璩聞變奔還成都遣兵討之不克營戶民之分配軍營者爲營戶開城納縱殺璩及瑗縱自稱成都王于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撫據之

三月帝至建康除拜琅邪王德文武陵王遵劉裕以下有差

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于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以

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劉裕爲侍

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加録尚書裕皆不受而

請歸藩尋以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

以劉敬宣為宣城內史

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

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外寛而內忌自伐而尚

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

敬宣為江州毅使人言于裕曰敬宣不預建義授郡

已為過優聞為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請解職

乃召還為宣城內史

以盧循為廣州刺史

先是盧循陷番禺注見前　徐道覆陷始興注亦見前　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為廣州刺史徐道覆為始興相

循遣使獻貢因遺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循之陷番禺也執刺史吳隱之至是裕與循書命遣隱之還循不從久乃遣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

夏五月劉毅何無忌討滅桓元餘黨荆湘江豫皆平

桓元餘黨苻宏等擁衆冦郡縣者以十數劉毅等分

裕甫匡復晉室即欲為國家索地于秦亦當請于朝命何得擅自遣使並其時上下陵替君若綴旒故雖逆謀未形而無君之心已顯露若此

討滅之荊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為都督淮南五郡豫州刺史何無忌都督江東五郡會稽內史

秋七月劉裕遣使求和于秦得南鄉（晉郡故城在今南陽府淅川縣）等十二郡

劉裕遣使求和于秦因求南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元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

九月南燕主備德卒太子超立字祖明備德兄子

汝水胡三省注汝當作女水在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南水經注女水出東安平縣之蛇頭山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東北流入巨淀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先是備德兄子超自秦逃歸封北海王備德前從秦王堅南冦留金刀與其母公孫氏別及備德興兵山東秦殺其兄納及其諸子公孫氏以老得免納妻段氏方娠備德故吏呼延平引奔羌中生超超十歲而公孫氏卒以刀授超已而平以超母子奔涼呂隆降秦隨徙長安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超恐為秦所録乃陽狂行乞會備德遣人視之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變姓名逃歸以金刀獻備德備德悲慟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及是超請禱于汝水備

德曰人命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病篤召羣臣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君臣震恐是夕備德卒爲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超即位虛葬備德于東陵

超既立以母妻猶在秦遣使請之秦要使稱藩且令獻太樂諸伎超從之秦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

西涼徙都酒泉

西涼公暠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

暠手令戒諸子曰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毁譽之來當研覈

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專用吾涖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為寇讐夕委心膂事任公平坦然無類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于前人也

丙午

二年夏六月秦以禿髮傉檀為涼州刺史守姑臧

南涼傉檀伐北涼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王興以為忠以傉檀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

涼州人遣主簿胡威請留尚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僻遠伏良牧仁政保全至今陛下奈何以臣等貿馬羊乎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朝下而夕可辦也昔漢武帝傾天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無故棄五郡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于塗炭恐方為聖朝旰食之憂

興悔之使人馳止尚則傉檀已軍五澗逼遣尚行矣（五澗水名在涼州府武威縣東今謂之雜木澗源出天梯山北流合黄羊川）傉檀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冬十月論建義功封賞劉裕等有差

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西秦乞伏乾歸如秦

秦王興以乾歸寖彊難制留為主客尚書以其子熾

仲文晉室舊臣自勸桓元受禪既復詣事劉裕喪心無恥莫此爲甚當時所云才望蓋可知矣

磐監其部衆

丁未 三年 燕王高雲正始元年夏主赫連勃勃龍升元年是歲燕慕容熙亡僭大國二秦魏小國四南涼北涼南燕西涼新小國二燕夏凡八僭國 春二月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及桓冲孫胤夷其族

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秉朝政出爲東陽太守悒悒不樂 何無忌素慕其名仲文許便道修謁無忌喜欽遲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爲薄己大怒會南燕入冦無忌言于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 會裕府將駱球謀作亂伏誅裕因言球與仲文桓胤有謀皆族

誅之

夏六月赫連勃勃劉衛辰之子見前自稱大夏天王

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大事寵遇踰于勲舊興弟邕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才吾方與之平天下柰何逆忌之乃以為將軍使助没奕干鎮高平伺魏間隙邕固爭興乃止久之竟配以雜虜二萬餘落使鎮朔方勃勃遂謀叛秦柔然獻馬于秦勃勃掠取之襲殺没奕干而幷其

衆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匈奴桀子淳維之後稱大夏天王勃勃以其先從母姓劉氏為非禮乃改姓赫連氏言其徽赫赫與天連也

秋七月戊戌朔日食

燕高雲弑其主熙自立為天王

初燕將軍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得罪于燕主熙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因民之怨欲舉大事潛入龍城匿于孫護家會熙后苻氏卒熙哭之絶而復蘓斬衰食粥命百官哭無淚者罪之又以其嫂張氏為殉及是熙出送葬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跋等

雲前從熙與將軍張興等作亂推熙養子夕雲公雲為主

襲高句麗傷于矢且畏熙之虐遂以疾去官及是跋至其家扶之而出帥衆入宫授甲

閉門拒守熙馳還攻北門不克雲遂即天王位大赦

改元執熙弑之復姓高氏以跋為都督中外諸軍録

尚書事

夏王勃勃破薛干等部降之遂進攻秦及南凉大破之

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

秦三城在陝西延安府膚施縣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

等諸將請都高平以固根本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胡三省注九嵕嶺之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于是侵掠嶺北諸城秦主興乃歎曰吾不用黄兒姚邕小字之言以至于此勃勃求婚于南凉傉檀不許勃勃帥騎二萬擊破之名臣勇將死

者什六七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

戊申四年南凉嘉平元年春正月劉裕自為揚州刺史録尚書事

王謐既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謝混字叔原琰之子為揚州刺史或欲令裕于丹徒領揚州以内事付

孟景遣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劉穆之具道朝議

穆之密白裕請入朝穆之曰晉命已移公勲高位重豈得遂為守藩之將邪劉孟與

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于人一失權柄何由可得今但答以

此事既大非可懸諭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揚州刺史録尚書事裕解兖州以諸葛長民鎮丹徒劉道憐裕仲弟戍石頭

南燕主超祀南郊

超任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猜虐日甚五樓欲擅朝權譖北地王鍾請誅之鍾懼遂與段宏謀反不克鍾奔秦宏奔魏至是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晦冥羽儀帷幄皆毁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

誅戮賢良賦役繁重之所致也超乃黜五樓等尋復用之

夏五月譙縱稱藩于秦

先是劉裕遣將軍毛修之與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共討譙縱榮期為參軍楊承祖所殺修之退屯白帝至是縱稱藩于秦且請桓謙與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因請行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為羽翼矣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于龍格使人守之胡三省注龍格即廣都縣龍爪灘之地

已而裕表劉敬宣督修之討縱敬

宣入峽轉戰而前去成都五百里秦遣兵救之縱亦悉衆拒守會饑疫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裕降號中軍將軍

秦遣兵襲南涼討夏皆敗績

秦王興以傉檀內外多難傉檀為赫連勃勃所敗其諸將梁裒邊憲等以謀叛誅欲因而取之使韋宗往覘傉檀與論當世大畧縱橫無窮宗退嘆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才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于興曰凉州雖弊未可圖也興不聽使其子廣平公弼將軍斂成帥步騎三萬襲傉檀

僕射齊難帥騎三萬討勃勃弼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破之命郡縣悉散牛羊于野斂成縱兵鈔掠又擊敗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黃河千里一曲此河曲在朔方之北齊難遂縱兵夜掠勃勃潛師襲取之遂禽難虜其將士萬三千人于是嶺北夷夏附于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

冬十一月南涼復稱王

己酉五年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年北燕王馮跋太平元年西秦更始元年舊大國二秦魏小國六南涼

北涼南燕西涼北燕夏新小國一西秦凡九僭國

春二月南燕寇掠宿豫晉縣後魏置郡唐仍為縣曰宿遷今屬江南徐州府

南燕主超正旦朝會歎大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伺釁恢復而更侵掠南鄰以廣仇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遂遣公孫五樓兄歸將兵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五樓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

三月恒山注見前崩

夏四月雷震魏天安殿

雷震魏天安殿東序魏主惡之命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毁之初魏主服寒食散煉鍾乳砒砂等藥為之云辟火食故曰寒食胡三省注晉人多服此散蓋其方始于何晏藥發躁怒無常至是寢劇又災異數見占者言有急變生肘腋魏主憂懣廢寢食每百官奏事至記其舊惡輒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羣臣多不敢求親近惟著作郎崔浩字伯淵清河人恭勤不懈父吏部尚書宏未嘗謟諛亦不忤旨故父子獨不被

譙

劉裕伐南燕六月及燕師戰于臨朐晉縣今屬山東青州府大破之遂圍廣固

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孟景謝裕字景仁安從孫臧熹勸行裕以景監南府事初苻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騎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畧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至是或薦于裕裕與語悦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裕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

用軍貴知彼知己裕不能料南燕之必無公孫五樓而能料超之不知遠計夫共險且難決勝

燕人若塞大峴山名在臨朐縣東南齊乘大峴山即穆陵關也為齊南天險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

況拱手以險授人未見敵而先喜乃一成之勢非奇算也

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敝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歎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下獄 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

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叅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暉于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

乞師于秦赦桂王鎮以為都督且問計焉鎮曰聞秦自有内患恐不暇救人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决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如唇齒也安得不來相救超從惠計復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已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

恕之若廣固未拔羌冠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告今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内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秋七月西秦復稱王

先是乞伏乾歸自秦逃歸苑川留世子熾磐鎮枹罕至是復稱王

乾歸以安南焦遺為太子太師謂熾磐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臣懼其闕於中饋也乾歸乃止

冬十月燕弑其君雲馮跋自立為天王是為北燕　考晉書以馮跋為北燕高雲則附後燕之末以雲為慕容熙養子也通鑑于雲即稱北燕今仍依晉書

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位内懐危懼嘗畜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巨萬衣服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至是殺雲後燕自慕容垂僭立至熙凡四主又高雲篡位一年而亡合二十五年馮跋升門觀變帳下共斬班仁跋遂即天王位于昌黎以其弟范陽公素弗録尚書事素弗謙恭儉約以身率下

漢武懲呂后而殺鉤弋已屬過舉元魏乃竟以為故事且如珪孤弱時使非其母賀氏輾轉奔託魏何不為實君劉顯等所害不是思而立此滅倫之法不特目萱蔽食實非人世所宜有之

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魏拓跋紹弒其君珪齊王嗣討紹誅之遂自立

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為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召嗣諭之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嗣還舍日夜號泣珪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不如且避之嗣乃逃匿于外惟帳下車路頭代人王洛兒京兆人隨之初珪見賀太后之妹美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兇很無賴珪嘗倒懸

井中垂死乃出之至是譴責賀夫人將殺之夫人密使告紹曰何以救我紹夜與宦者宮人通謀踰垣入宮弒珪嗣聞變遣洛兒入平城告將軍安同（遼東人）等衆翕然響應爭出奉迎衛士執紹送嗣嗣并賀氏殺之乃即位（諡珪曰宣武廟號烈祖公卿先罷歸第者悉名用詔長孫嵩與安同奚斤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共聽政時人謂之八公）

十二月太白犯虛危

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王降超手殺之

裕欲盡阬降附司馬光以為有智勇而無仁義、不知晉南渡後久失中原之心當東身甫收而以屠戮為快衆望既拂敵心益堅非仁又安所云智耶

庚戌 六年 是歲南燕亡大國二秦魏小國六西涼南涼北涼北燕夏西秦凡八僭國 春二月劉裕拔廣固執南燕主超送建康斬之

南燕城久閉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 尚書悅壽曰今戰士凋瘵外援絕望豈可不思變通之計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 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 先是韓範以秦兵來救會秦為夏所敗追其兵還範遂降

于裕至是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

裕送超詣建康斬之南燕自慕容德僭立至超亡凡二主合十一年

盧循冦陷長沙南康晉郡治贛縣今江西贛州府是諸郡劉裕引軍還

三月江荊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謚曰忠肅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禺說之循乃自始興冦長沙道覆冦南康廬陵豫章

皆陷之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引兵還裕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為渤海太守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江荊都督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循與道覆遇于豫章賊令强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遂握節而死中外震駭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聞何無忌敗死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遂至建康

夏五月豫州都督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注見前敗績

循進逼建康

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毅從弟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以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于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為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

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

裕募人為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

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

賊易測我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

石頭隨宜應付既令彼無以測又于衆力不分若徒

旅漸集徐更論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

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

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孟昶諸葛長

劉裕用兵有進無退聞何無忌敗而兼行濟江聞盧循逼建康而固守石頭皆所謂計不反顧者觀其不能草間求活之言具見英雄智略王仲德深明大勢宜所言鍼芥相投卒亦因此集事孟昶畏葸之見烏足語此

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言于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鎮六合妖賊既聞凱旋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裕然之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昶恚甚旋卒王仲德名懿以字行太原祈人

循至淮口秦淮入江之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于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

而廻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在江寧縣西南寰宇記越相范蠡所築築查浦在江寧縣西藥園種藥之所廷尉官寺所在因以為名三壘皆以兵守之

六月劉裕自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復辭官而受黃鉞

秋七月盧循退還尋陽劉裕遣兵追之

循冦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遂還裕使王仲德等帥師追之

劉裕遣將軍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等率兵襲番禺

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將軍孫處沈田子吳興武康人自海道襲番禺衆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現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勅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譙縱使桓謙會秦將苟林入寇荆州刺史劉道規大破

斬之

譙縱遣使請兵于秦以謙為荊州刺史使帥衆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謙于道召募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漢縣今屬荊州府）林屯江津士民多懷觀望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救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居守委以腹心

道規帥諸軍攻謙水陸齊進戰于枝江天門吳郡今為石門縣屬湖南澧州太守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先進陷陳大破之謙林皆走並追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桓石綏亦起兵于洛口洛谷水入漢之口在今漢中府洋縣梁州刺史何紹討斬之桓氏遂滅

冬十月劉裕南擊盧循

劉毅還至建康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

道規焚書即光武使反側子自安意而江漢間果然其思報效志易曰中孚豚魚吉諒夫

密言于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乃帥劉藩檀韶（字令孫金鄉人）等南擊循以毅監留府

徐道覆寇江陵劉道規大破之

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在江岸江之東）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臨淮人）別為遊軍自拒道覆于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多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

湓口

十二月劉裕及盧循戰于大雷（注見前）又戰于左里（即左蠡城名在今江西南康府都昌縣）大破之循及徐道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藩等追之

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進軍大雷循及徐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裕悉出輕騎及水軍擊之又分步騎屯于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循道覆兵大敗將趣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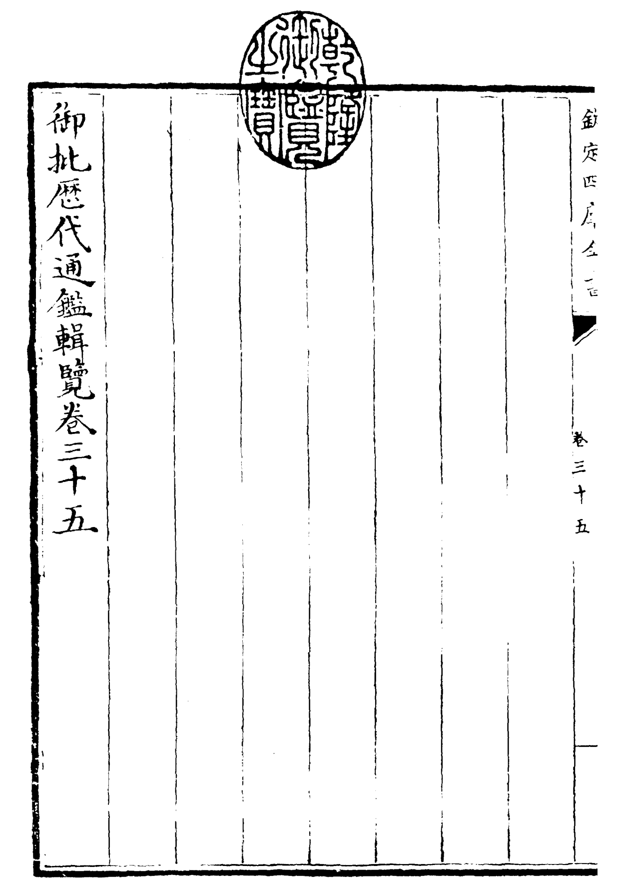
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至攻之麾兵將進麾折幡沈衆

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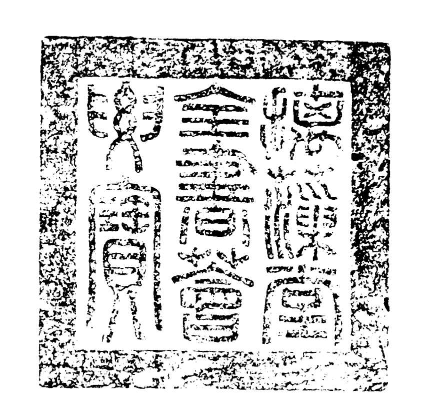
矣即破柵而進殺溺死者萬餘人循收散卒徑還番

禺道覆走始興裕遣劉藩孟懷玉平昌安邱人等追之遂

還建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五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應鏊